

汉藏语言研究

——第三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论文集

● 赵嘉文 石锋 和少英 主编

THE RESEARCH O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ARTICL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FOR THE 3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民族出版社

汉藏语言研究

——第三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论文集

● 赵嘉文 石锋 和少英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藏语言研究: 第三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论文集/赵嘉文, 石锋, 和少英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3

ISBN 7-105-07117-6

I. 汉... II. ①赵... ②石... ③和... III. 汉藏语系-研究-文集
IV. H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680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 //www. e56. com. cn](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文阁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35.25 字数: 960 千字

印数: 0001-1600 册 定价: 8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编委会

主任：赵嘉文 石 锋

委员：冯建昆 罗开云 James A. Matisoff 和少英

张桥贵 戴庆厦 孙宏开 潘悟云 曾晓渝

洪 波 杨光远 刘劲荣

主 编：赵嘉文 石 锋 和少英

副主编：曾晓渝 洪 波 杨光远 刘劲荣

目 录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

- 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 孙宏开 (1)

藏语拉萨话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

- (多媒体光盘) 介绍 陈嘉猷、鲍怀翘、郑玉玲 (13)
- 他留话的语音及其特点 周德才 (19)
- 苗瑶语声调的分化、合并与裂变 李云兵 (27)
- 南宁市白话声母系统与普通话、中古音声母系统的比较研究 黎曙光 (37)
- 佤语的音节搭配律 赵 安 (44)
- 金平傣语语音的演变 刀 洁 (52)
- 村语与黎语声调的比较
- 村语与侗台语族语言比较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符昌忠 (59)
- 试论傣语、汉语对布朗语的影响 赵 璞 (67)
- 上古汉语的元音、韵尾及声调的发源 郑张尚芳 (74)
- 《诗经》与两周金文韵部比较 罗江文 (82)
- 藏文 * -r、* -l 韵尾跟上古汉语 * -r、* -n、* -d、和 * -t 韵尾的对应
- 兼论前上古汉语的复辅音韵尾 薛才德 (89)
- 《经典释文》异读的研究 (声母部分) 沈建民 (97)
- 从汉藏对音材料看古汉语声调的构拟 廖国辉 (108)
- 汉语方言的南北区分 石 锋 (112)
- 北京话高低调发音用力程度分析对比 廖荣容 (120)
- 德宏傣语的元音格局 蔡荣男 (125)
- 河北唐县方言词尾“儿”的读音 刘淑学 (132)
- 藏语安多方言词汇的异同和比较 华 侃 (136)
- 藏语偏正复合名词的词素序 徐富美 (139)
- 北部彝语中量词与话题标记的功能研究 安潘明 (148)
- 《蛮书》的十七个白蛮语词 傅京起、徐琳 (155)
- 白语语音形态变化的构词方式 段 伶 (163)
- 纳西语句尾词研究 木仕华 (168)
- 缅甸语量词研究 岳麻腊 (180)

缅语中的音变词	赵岩社 (189)
论傣、泰语言的量词	刘晓荣 (196)
论布兴语的构词方式	
——兼谈布兴语中汉语借词和十个固有数词的构成	高永奇 (204)
傈僳新词术语发展漫谈	李教昌 (215)
关于一些“壮语借词”的讨论	林 亦 (222)
汉语和印欧语文化词汇的对应	周及徐 (228)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	亢世勇 (237)
近代汉语副词“旋旋”的运用及其演变研究	唐贤清 (242)
粤语侗水语关系字(词)例释	黎 意 (250)
阿昌语述宾结构初探	袁 焱 (254)
关于古汉语定语后置问题的再探讨	王 镔 (261)
从欧亚大陆的史前语言接触看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	徐文堪 (270)
华夏语系说	王敬骝 (275)
莽语与佤语比较研究	赵秀兰、赵岩社 (286)
汉语方言的理想分区和分区的理想	周 磊 (294)
计量方法在汉语方言关系研究中的运用	
——王士元先生《语言的探索》读后	陈鹏飞 (302)
从羌语的构词词缀看羌族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	黄布凡 (308)
从史实看汉缅语关系	黄树先 (314)
《汉语大词典》商榷	蔡正发 (326)
云南十二生肖地名的文化内涵	张 宁 (330)
文字创制与国家建设在中国	周庆生 (337)
漫谈西双版纳傣文的产生与完善	岩温龙 (347)
论江永女书的来源	赵丽明、李蓝 (353)
新平花腰傣文	陈相木 (363)
试论傣语间接表达形式	刀承华 (372)
试析拉祜语动词谓语句中“体”、“态”、“式”的范畴	张 伟 (380)
千娇万染显佳境	
——列锦格的审美特征探幽	龙 珊 (386)
关于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	戴庆厦 (390)
拉祜语松紧元音的声学特征	刘劲荣 (396)
傣、泰语言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问题	杨光远 (402)
汉藏语系语言的同源数词比较研究	全广镇 (406)
纳西族东巴经中的助词	李 英 (411)
“去”(汉语)与pai ¹ (壮语)演化情况试析	罗聿言 (417)
上古汉语中含有一个半音节的词考	王育珊、王育弘 (422)
深层语义对应的类型及其意义	邢 凯 (430)
Kinship Counting System in Lisu	Defen Yu (438)
Sherpa Kinship Terminology and Its Wider Implications	Janice Sacherer (450)

Patternings of Vocalic Sequences: Evidence from Tibeto – Burman

Languages	Kathy L. Sands (458)
The Complexity of Time in the Pictography of Naxi People	Maciej Gaca (471)
Reduplication in Amis	Nissa H. S. Lin (483)
Singsali (Phunoi) Speech Varieties of Phongsali Province	Pamela Sue Wright (495)
The Two Structures of the Noun – Modification in	
Modern Tibetan	Shirai, Satoko (506)
Hpun Words Cognate to Burmese	Yabu Shiro 薮司郎 (515)
Variegated Tonal Developments in Tibetan	Jackson T. – S. Sun (523)
Imperative Clauses in Lai and Mizoi	George Bedell (537)
The Mixture Levels of Daohua's Heterogeneous Factors in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s	意西微萨·阿错、王道英 (547)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①

——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

孙宏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是我对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类型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前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音节结构中有复辅音问题和辅音系统问题，分别刊登在《民族语文》的1999年第6期和2001年第1期上。讨论音节结构的拟测的本意是构拟原始汉藏语的语音框架，缕清原始汉藏语与现存汉藏语系各语族所属语言的演变脉络，从而建立各语族、语支及语言之间的同源、对应关系，确定它们不同层次的同源词，并构拟每一个同源词的语音形式。

本文试图根据汉藏语系语言特别是藏缅语族语言的文献和现存的语言资料，对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中是否有介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看法，以抛砖引玉，征求学术界同行的看法，并希望得到学术界同行的指正。

一、关于介音的定义

介音是从传统音韵学演化来的一个分析汉语音节结构的专门术语，与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等呼有密切关系。过去通常把汉语的音节分为头、颈、腹、尾、神，头指声母，颈指介音，腹指主要元音，尾指韵尾，神指声调。近代以来也习惯把汉藏语系语言的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其中韵母部分则包括了颈、腹、尾3个部分。但近代在原始汉藏语或上古汉语的构拟中，人们经常把复辅音的后置辅音（声母部分）也叫做介音。混淆了作为复辅音后置辅音的声母部分和作为韵母部分的介音的界限。

复辅音的后置辅音（有人叫它“流音”）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介音，特别是半元音性质的[-j-]、[-w-]，与元音性质的[-i-]、[-u-]在语感上是非常接近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部分藏缅语族语言里，半元音性质的复辅音后置辅音[-j-]、[-w-]（有时候叫腭化辅音和圆唇化辅音）与元音性质的介音[-i-]、[-u-]是不能混淆的。但这是历史音变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会发生这种转化，而且不同的语言是

① 本文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合作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项目的一个子课题，拟分5个部分开展研究，此文为第3部分。

否转化,怎样转化,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在未转化前,它们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音素,有必要加以区别。否则在拟测原始汉藏语的过程中会发生概念上的混淆。

我们已经看到,在构拟原始汉藏语的不同层次的音节结构时,人们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著书或著文讨论汉藏语系语言不同层次的原始母语的音节结构问题。例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专家马提索夫教授在构拟原始藏缅语的音节结构时,建立的理论框架是^①:

*	(P)	(P)	Ci	(G)	(V)	(:)	(Cf)	(S)
	前缀	前缀	词首辅音	流音	元音	长度	词尾辅音	后缀

香港科技大学丁邦新先生在《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②一文中将上古汉语完整的音节结构拟测为:

*	(C)	C	(C)	(S)	(S)	V	C
	辅音	辅音	辅音	介音	介音	元音	辅音

潘悟云先生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一书中,对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有I(声母)、F(韵母)、M(介音)、V(主要元音)、E(韵尾)的设计,但是,他把半元音[-w-]、[-j-]等看做为介音。^③同样在施向东先生的《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在谈及介音时,也把复辅音的后置辅音[-r-]、[-w-]等看做介音。^④

从各家关于音节结构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提索夫所指的流音[-r-]、[-l-]、[-w-]、[-y-]([-y-]实际应该是[-j-]),从音节的位置上看,应该是复辅音的后置辅音,这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可以看到,马提索夫在构拟原始藏缅语时仅仅构拟了流音(复辅音后置辅音),没有构拟属于韵母部分的介音。丁邦新在构拟上古汉语时既构拟了复辅音的后置辅音(注意:无论前置辅音还是后置辅音 he 都用括号括了起来),也构拟了介音,而且还构拟了两个介音。而潘、施两家则没有区别作为声母部分的复辅音后置辅音和作为韵母部分的介音。

存在这种认识和处理上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暂且不去详细分析它,但时至今日,我们在深入探讨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时候,把它们比较严格的加以区分是必要的。

① James A. Matisof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Pres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Anthropol.* 1991, 20: 469-504. 关于这个音节结构拟测框架,马教授有一个说明,现原文抄录如下: P = prefix, Ci = initial consonant, G = glide (-r- -l- -w- -y-), : = vowel length, Cf = final consonant, and s = suffixal -s.

② 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第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③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10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④ 参见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一书中《上古介音*-r-与来纽》、《中古汉语合口介音的一个来源》等文章的观点。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二、原始汉藏语是否有介音

现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一般有 $[-i-]$ 、 $[-u-]$ 、 $[-y-]$ 等 3 个介音，有少数语言还有 $[-\omega-]$ 介音。

汉语中有 $[-i-]$ 、 $[-u-]$ 、 $[-y-]$ 介音，但它的分布并不均匀，有的方言多，有的方言少，有的方言使用频率高，有的方言使用频率低。经过比较研究证明，汉语中的介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侗台语是介音比较丰富的语言，除了黎语支语言介音较少，出现频率比较低外，几乎大部分语言都有 $[-i-]$ 、 $[-u-]$ 介音，而且使用频率都比较高。少数语言还有 $[-\omega-]$ 介音。不过，在侗台语族语言里，为了使韵母系统简化，往往把 $[-i-]$ 介音处理为声母的腭化，用在声母后面加 $[-j-]$ 的方法表示，同样 $[-u-]$ 介音用在声母后面加圆唇化符号 $[-w-]$ 的方法表示。泰语、老挝语、壮语南部方言以及佤语里还有 $[-\omega-]$ 介音，毛南语是在声母后面加 $[-\gamma-]$ 表示 $[-\omega-]$ 介音。根据以上情况，梁敏、张均如在他们合著的《侗台语族概论》一书中构拟了 $[-i-]$ 、 $[-u-]$ 、 $[-\omega-]$ 等介音。^①

苗瑶语里介音分布不平衡，总体来看，比侗台语里少，使用频率也比侗台语里低，尤其是苗语支的介音相对来说比瑶语支少，畲语支是苗瑶语族中介音较多的一个语支。苗瑶语里的介音主要有 $[-i-]$ 、 $[-u-]$ 两个。在王辅世、毛宗武合著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一书里，构拟的介音仅仅有 $[-u-]$ ，仅出现两个韵，即 $*u\alpha: \eta$ 和 $*u\alpha\eta$ ，而且使用频率极低。但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构拟声类时，却构拟了大量带 $[-j-]$ 、 $[-w-]$ 等腭化 dwj 和圆唇化的复辅音，甚至还有带 $[-wj-]$ 形式的复辅音。例如： $*mbwj$ 、 $*mpwj$ 、 $*dzwj$ 、 $*swj$ 、 $*dwj$ 、 $*qlwj$ 等。^② 我们还不十分明白这类带 $[-wj-]$ 形式的构拟，它所代表的语音形式是否与 $[-y-]$ 介音有关，但苗瑶语族里现代各方言的语音形式已经很少见到带 $[-y-]$ 介音的词语了。

藏缅语族语言似乎比上面已经介绍的几个语族的语言情况要复杂得多，7 世纪的藏文既有 $[j-]$ 、 $[w-]$ 起首的音节，也有表示复辅音后置辅音 $[-j-]$ 、 $[-w-]$ 的符号，但没有表示 $[-i-]$ 、 $[-u-]$ 介音的任何字母或符号。11 世纪的缅甸文与藏文的情况有点相似，既有 $[j-]$ 、 $[w-]$ 起首的音节，也有复辅音后置辅音 $[-j-]$ 、 $[-w-]$ 的符号，但没有表示 $[-i-]$ 、 $[-u-]$ 介音的符号。藏文和缅甸文的语音结构反映了部分藏缅语族语言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介音情况。

在藏缅语族各语支的语言里，介音的情况差异极大。主要表现在藏语支语言介音分布极少，使用频率极低。但藏语支的白马语则介音相当丰富，有 $[-i-]$ 、 $[-u-]$ 、 $[-y-]$ 3 个介音，而且使用频率相当高。彝语支语言大多数语言有 $[-i-]$ 、 $[-u-]$ 介音，没有 $[-y-]$ 介音，而且 $[-u-]$ 介音的使用频率比 $[-i-]$ 介音高，部分语言没有任何介音，如拉祜语、彝语北部方言等，但也有个别语言不仅有 $[-i-]$ 、 $[-u-]$ 、 $[-y-]$ 介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②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41-58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音,还有[-u-]介音。例如怒族怒苏语,以[-i-]介音组成的韵母有20个,以[-u-]介音组成的韵母有18个,以[-y-]介音组成的韵母有7个,还有以[-u-]介音组成的韵母2个^①,这种复杂的介音状况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是少见的,甚至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也不多见。羌语支语言是介音比较丰富的一个语支,一般都有[-i-]、[-u-]、[-y-]3个介音,如羌语、普米语、史兴语等;部分语言有[-i-]、[-u-]两个介音,刚刚出现[-y-]介音,使用频率还非常低,如木雅语、札巴语、贵琼语、尔苏语、纳木义语等;少数语言仅有2个介音[-i-]、[-u-],如嘉绒语和尔龚语。缅语支和景颇语支都有介音,但比羌语支少,一般仅有[-i-]、[-u-]介音,部分语言只有[-i-]音,在语音系统中往往用[-j-]表示。克伦语支的语言有[-u-]^②介音,有的支系除了[-u-]以外,还有[-i-]介音,使用频率比较高。那嘎-博多语支有[-i-]、[-u-]两个介音,也有以[i-]、[u-]介音起首的音节,资料中往往标记为[y-]、[w-],但相结合的复元音数量不多,使用频率不高。^③这个语支中有的语言没有介音,如那嘎语组的昌语(Chang)。库基-钦语支的语言一般都有[-i-]、[-u-]介音,也有以[i-]、[u-]介音起首的音节,情况与那嘎-博多语支相类似。喜马拉雅语支分东、中、西3个小支,介音情况差别很大,西支中的大部分语言都有[-i-]、[-u-]介音,如伐尤语有[y-]、[w-]两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介音。^④西支中的基兰提语组多数语言也有数量不等、使用频率有高有低的[-i-]、[-u-]介音。喜马拉雅中支的一些语言介音情况有很大差别,有的语言介音非常丰富,如苏龙语有[-i-]、[-u-]、[-y-]3个介音,还有[-u-]介音。[-i-]介音构成12个韵母,[-u-]介音构成7个韵母,[-y-]介音构成4个韵母,[-u-]介音构成3个韵母。同一地区的博嘎尔洛巴语以及再向东的义都洛巴语则都仅仅有[-i-]介音。

语言学家们构拟南岛语的音节结构类型是CVCVC型,与我们上面介绍的音节结构类型完全不同,但原始南岛语有[-j-]、[-w-]起首的音节,也有类似上述各语族的介音。^⑤近年来,有人提出上古汉语以及藏缅语族语言有一个半音节的说法^⑥,似乎拉近了南岛语与汉语、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之间的距离,特别是迁徙到海南岛占人的后裔所使用的回辉语,在周边语言的影响下,很快在音节结构及声调产生方面发生了明显接近周边语言的类型转换,因此原始南岛语介音的状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借鉴。

① 孙宏开、刘璐:《怒族语言简志:怒苏语》,第9-1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② 参见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的克伦语词汇和音系部分。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③ 参见西田龙雄的《语言学大词典》上、中、下三卷的藏缅语族语言部分的条目。西田龙雄:《语言学大词典》,东京:三省堂出版社,1988-1989。

④ Boyd Michailovsky. 1984. Grammaire de la Langue Hayu.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Ann Arbor, Michigan, USA.

⑤ 何大安:《论原始南岛语同源词》,见石锋、潘悟云:《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第75-84页,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

⑥ 潘悟云在《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一文的结论中认为:“在东南亚的语言中,除了从一个半音节发展为带复辅音的单音节的音变外,也有倒过来从一个带复辅音的音节拆分为一个半音节的例子。”该文见石锋、潘悟云:《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第144页,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

有人认为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与汉藏语系有亲缘关系,在此我们也分析一下孟高棉语族音节结构中介音的状况。现存中国境内孟高棉语族的语言,有[-i-]、[-u-]、[-w-]3个介音,但根据孟高棉语族语言研究的学者认为,原始孟高棉语族是没有介音的。^①介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上面我们分析了各语族介音的状况,表明介音在不同的语族、语支中出现的数量、频率、分布等有很大的差别,有的语族介音明显是产生不久的语音现象。不同学者在处理介音的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根据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各语言的资料,以及各语族语言音变的历史过程看,参照上古汉语的语音拟测,我们推断,原始汉藏语可能是没有介音的,介音是汉藏语系后起的一种语音现象。

三、关于介音的来源

我们从大量亲属语言的比较中发现,汉藏语系各语言中音位系统的差异很大,介音的分布极不平衡,有的丰富,有的贫乏,有的作用大,有的作用小,有的使用频率高,有的使用频率低,有的语言至今还没有介音。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介音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但其中一个主要来源是复辅音历史演变过程中其后置辅音弱化造成的。

在前面讨论原始汉藏语复辅音问题时我曾经在讨论后置辅音的演变时提到过,“马提索夫拟测的这类复辅音有4个,即[r]、[l]、[w]、[y](实际应为[j]),从藏缅语族语言的语音历史演变情况看,这4个音似乎不在一个层次上,也就是[r]、[l]是一个层次,[w]、[y]是另一个层次,前者是语系层次的特点,后者可能是语族层次或语支层次的特点”^②。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介音是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发展起来的。它们的主要发展途径是:

* * [-r-]、[-l-] → * [-w-]、[-j-] → [-u-] (u-)、[-i-] (i-)

请看下面几组侗台语族语言的例证^③:

“鱼”:泰语 pla²、邕宁壮语 pla¹、武鸣壮语 pla¹、拉珈语 phla¹→傣语傣拉话 pja¹、壮语龙州话 pja¹、壮语柳江话 pja¹、布依语 pja¹。

“敞开”:邕宁壮语 plaŋ⁵、武鸣壮语 plaŋ⁵、黎语 ploŋ³→傣语傣拉话 pjoŋ⁵、水语 pja: ŋ⁵、毛南语 pjaŋ⁵。

“翻开(肠子)”:邕宁壮语 ploŋ⁵、武鸣壮语 ploŋ⁵、黎语 pluŋ³→柳江壮语 pjoŋ³、侗语 pjɛŋ⁵、莫语 pin³、布依语 pin³、德宏傣语 pin³、老挝语 pin⁴。

“额”:石家 phraak、邕宁壮语 phlak⁰、武鸣壮语 plak⁹、拉珈语 plak⁹→傣语傣拉话 phjaŋ⁵、壮语龙州话 phjack⁷、壮语柳江话 pjak⁷、布依语 pja⁵、侗语 pjak⁹、水语 pjak⁷、莫语 pjak⁹、佯僐语 pwaŋ⁹、仂佬语 pyak⁷。

① 参见颜其香、周植志的《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一书的“语音源流”一节。颜其香、周植志:《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② 参见拙作《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载《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

③ 例证引自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石山”：石家 phraa、邕宁壮语 phla¹、武鸣壮语 pla¹、拉珈语 pla¹→仫佬语 pɣa¹、壮语龙州话 phja¹、壮语柳江话 pja¹、毛南语 pja¹、莫语 pja¹、布依语 pja¹。

上面是唇音和后置辅音构成的复辅音的音变例证，下面我们再举一组舌根音带后置辅音 [-l-] 的对应例证：

汉义	泰语	邕宁壮语	武鸣壮语	柳江壮语	仫佬语	布依语
稻秧	kla ³	kla ³	kja ³	kja ³	kɣa ³	tɕa ³
鼓	klɔŋ ²	klɔŋ ¹	kjoŋ ¹	kjoŋ ¹		tɕoŋ ¹
卷席		klin ³	kiən ³	kvin ³	kɣon ³	
远	klai ²	klai ¹	kjai ¹	kjai ¹	ce ¹	tɕai ¹
中间	klaz ²	klaz ¹	kjaz ¹	kjaz ¹		tɕaz ¹
鳞片	klet ₇	kləp ₇	kja ₇	kip ₇		tɕet ₇

上面举出了侗台语的语音演变例证。表明复辅音后置辅音 [-l-] 变 [-j-]，个别语言变 [-ɣ-] (-u) 或 [-v-] (-u-)，《侗台语族概论》的作者也拟测了带后置辅音 [-r-] 的复辅音，但它在侗台语里已经不十分典型，因为现在的侗台语里已经很少存在带后置辅音 [-r-] 的复辅音了，甚至连 [r] 作声母的情况也十分少见。

苗瑶语族语言里也同样不乏侗台语族语言里相类似的音变或对应的例证。请看下面一组例子^①：

汉义	高坡苗语	东山瑶语	吉卫苗语	布努语	巴哼语	览金瑶语
五	pla ²⁴	pla ³³	pɕa ³⁵	pjo ³³	pja ³⁵	pja ³⁵
家	plæ ¹³	pla ³⁵	pɕu ⁴⁴	pje ⁴³	pjo ⁴³	pjau ⁵²
鱼	mplæ ³¹	bla ⁴²	mɕu ³³	mpie ²³²	mpjo ⁴³	bja ²¹
竹笋	mplu ²²	plai ¹²	mɕa ⁴²	mpjo ²²¹	mpfi ⁴⁴	bja ⁴³
四	plo ²⁴	pləi ³³	pɕei ³⁵	tɕa ³³	pi ³⁵	pjei ³⁵
舌头	mple ⁵⁵	blin ⁴²	mja ³³	ntɕa ⁵⁴	mpfi ⁴²	bjet ²³
毛	plo ²⁴	pli ³³	pi ³⁵	tɕa ²⁴	pi ³⁵	pjei ³⁵
稻子	mplæ ⁵⁵	blau ³¹	nu ³¹	ntɕe ¹³	mpfi ³³	blau ²²
辣	mplɔ ⁵⁵	blan ⁴²	mɕei ³³	mpjo ²¹	mpfi ⁴²	bja ³³

这组例证与侗台语的音变规律十分类似，值得注意的是带后置辅音 [-l-] 的高坡苗语和东山瑶语，到吉卫苗语中大多读成了带后置辅音 [-ɕ-] 的复辅音，可见后置辅音 [-l-]、[-r-]、[-ɕ-] 在具体语言或方言里，经常可以互相转化的。但在其他语言

① 例证引自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里,则弱化为腭化音 [-j-],这是一种音变趋势,前者较为少见,后者几乎在汉藏语系语言里经常可以发现。这种例证往往在藏缅语族语言里也常常可以看到。请注意缅甸语中的一组例证:

汉义	缅甸文	演变中间阶段(假设)	现代仰光缅甸语读音
经典	klam ³ (碑文)	kjã ⁵⁵	tɛ (i) ǣ ⁵⁵
摘下	khla ¹ (碑文)	khja ⁵³	tɛh (i) a ⁵³
害怕	krɔk	kjo ⁴⁴	tɛ (i) ou ⁴⁴
六	khro ¹	khjo ⁴⁴	tɛh (i) ou ⁴⁴
擦	khra ¹	khje ⁴⁴	tɛh (i) e ⁴⁴
星辰	groh ¹	gjo ⁵³	dɛ (i) o ⁵³
前面	hre ¹	hje ⁵³	ɛ (i) e ⁵³

这一组例证是舌根音加后置辅音 [-l-]、[-r-] 构成的复辅音的演变情况。我们知道,缅甸书面语中,到群众口语使用缅甸文字的时候,复辅音后置辅音 [-l-] 已经基本消失,仅仅在佛经的碑文中还能看到遗迹,因此这里引用的资料是碑文中的例证。但带后置辅音 [-r-] 的复辅音在缅甸书面语中还大量存在。

从这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 [-l-]、[-r-] 等复辅音后置辅音向介音变化的例证,首先它们演变为基本辅音的腭化,最后腭化舌根塞音演化为舌面塞擦音。目前我们在记录舌面塞擦音时一般都省略了 [-i-] 介音,但实际上在舌面塞擦音和主要元音之间是有 [-i-] 介音的。这种例证与苗瑶语、侗台语中的音变规则非常相似,似乎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演变情况,只不过我们仅仅能从方言的音变规律中看到后半段的演变过程,而前半段的演变情况只能靠构拟来推测。下面我们再举一组唇音带后置辅音 [-l-]、[-r-] 的演变例证。

汉义	缅甸文	现代缅甸语读音	仰光缅甸语实际音值
做(事情)	plu ¹	pju ⁵³	piu ⁵³
说	pro ³	pjo ⁵⁵	pjo ⁵⁵
梳(头)	phri ³	phji ⁵⁵	phi ⁵⁵
告诉	pro ² pru ¹	pjo ²² pjo ⁵³	pjo ²² pjo ⁵³
回答	phre ²	phje ²²	phie ²²
城市	mro ¹	mjo ⁵³	mjo ⁵³
埋(东西)	hmru ¹	mjo ⁴⁴	mjo ⁴⁴

这组例证中主要是双唇音带后置辅音 [-l-]、[-r-] 的演变例证。在第一阶段,复辅音后置辅音的演变方式与上面舌根音带后置辅音的演变情况非常相似, [-l-]、[-r-] 都演变为 [-j-],但第二阶段的演变则有所不同,舌根音受腭化音的影响变成了舌面塞擦音,而双唇音的腭化没有使基本辅音变为塞擦音,而是向 [-i-] 介音的方向发展。

上述这种演变方式与藏语不同,我们从藏文和藏语方言的语音演变的对应中可以清楚地

看到,带后置辅音[-r-]的复辅音,不管与舌根音还是双唇音结合,在现代藏语拉萨话里都读成卷舌塞擦音,有的语言还分化出舌叶塞擦音,如白马语等。而带[-j-]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在现代藏语拉萨话里都读成舌面塞擦音。^①这就是为什么藏语支语言的塞擦音多于缅语支,而缅语支的介音多于藏语支的基本原因。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羌语支语言的情况。羌语支语言是既有丰富的塞擦音,又有丰富的介音,这些语言的演变规律既不同于缅语支,也不完全同于藏语支。请先看下面一组例证:

汉义	北部方言		南部方言	
	麻窝羌语	芦花羌语	桃坪羌语	增头羌语
小麦	ɿlə	ɿlə	ɿuə ³¹ (bɿi ³³)	ɿuə ³³
迟,慢	ɿla	ɿlə ɿla	ɿue ³³	ɿue ³³
他们	(tha)χla	(thə)χla	(tha ⁵⁵)χua ⁵⁵	(tha ⁵⁵)χua ⁵⁵
老鹰	χlu	χlo	χua ³³	χua ⁵⁵
白天	(stia)χlu	(stia)χlo	(nə ³¹)χua ⁵⁵	(hnə ⁵⁵)χua ⁵⁵

这是一组比较典型的复辅音后置辅音[-l-]演变为[u]介音的例证,羌语北部方言比较古老,保留的复辅音比较多,北部方言里的复辅音,在南部方言里演变为单辅音,其中复辅音的后置辅音[-l-]演变为[u]介音。根据藏缅语族语言的语音演变情况,我们可以推测羌语中的基本辅音[χ]、[ɿ]是从小舌部位的塞音弱化以后演变来的,因此它应该算作基本辅音而不是前置辅音。这种结构的复辅音目前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已经比较少见,我们从古藏文和古缅文的语音结构可以看到这种结构的残存现象,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些保守的藏缅语族语言里也有这种结构的残存现象,因此我们判断,羌语支语言里带后置辅音[-l-]的复辅音是比较古老的语音现象,这种现象在苗瑶语、侗台语里也有遗存,但它们的演变方式不同。至于羌语支语言里复辅音演变为塞擦音的情况,其中有的与藏语支语言接近,如带后置辅音[-r-]的复辅音演变成卷舌塞擦音就与藏语相同,有的有它自身的演变规律,如羌语支语言里的舌叶塞擦音。^②

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介音除了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有关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来源,例如,部分双唇塞音声母在历史音变过程中弱化为半元音[w],最后成为介音[u],例如缅甸语中有[w]声母,它往往与同语族的双唇音声母对应:

“分(粮食)”: 缅甸文 we², 缅甸语 we²², 独龙语 wal⁵⁵, 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门巴语 buŋ, 史兴语 be³³bu⁵⁵, 彝语 bu³³, 傈僳语 be³³, 纳西语 bv³³, 哈尼语 bi⁵⁵, 拉祜语 pe³¹, 土家语 phi²¹, 格曼语 pa⁵⁵, 达让语 peŋ⁵³等唇音声母有对应。

“孵(小鸡)”: 缅甸文 wap, 缅甸语 wa⁴⁴, 白语 ueɿ⁴⁴, 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门巴语 buŋ, 普米语 pe³⁵, 彝语 vu³³, 纳西语 bv⁵⁵, 拉祜语 phe⁵³, 基诺语 pho⁵⁵, 土家语 phue²¹, 阿依语

① 例证引自孙宏开执笔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的导论部分。《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著:《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② 参见拙作《原始汉藏语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载《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

bu^{m35}, 景颇语 phum⁵⁵, 珞巴语 pue³³等唇音声母有对应。

“（肚子）饱”：缅甸文 wa¹, 缅甸语 wa⁵³, 尔苏语 wa⁵⁵, 札巴语 lu⁵⁵wi⁵⁵, 阿昌语 z_uua³¹, 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贵琼语 pa⁵⁵nku⁵⁵, 彝语 bo³³, 傈僳语 bo⁴⁴, 哈尼语 pv³³, 拉祜语 bu⁵³, 白语 bu³³, 基诺语 o⁴⁴p_uw³³等唇音声母有对应。^①

“猪”：缅甸文 wak, 缅甸语 we⁴⁴, 札巴语 we⁵⁵, 景颇语 wa³¹, 独龙语 wǎʔ, 尔龚语 va, 尔苏语 ve⁵⁵, 哈尼语 va³¹, 拉祜语 va²¹, 彝语 va¹³, 载瓦语 va²¹, 怒苏语 va⁵³, 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藏文 phag pa, 门巴语 pha²⁵³, 羌语 pa³³, 嘉绒语 pak, 史兴语 bie³⁵, 纳西语 bu¹³, 达让语 bu³¹li⁵⁵, 义都语 bi⁵⁵li⁵⁵等唇音声母有对应。

[w-] 与唇音声母的对应说明了 [u] 介音的另一个来源, 同样我们从缅甸文字过去读 [r] 而现在读 [j] 的对应中看到了 [i] 介音的另一个来源, 这种对应和它们作为复辅音的后置辅音的演变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例如:

汉义	缅甸文	现代缅甸语读音	仰光缅甸语实际音值
到达	rak	ja ^u ʔ ⁴⁴	ia ^u ʔ ⁴⁴
肿, 浮肿	ro ²	ja ⁱ ʔ ²²	ia ⁱ ʔ ²²
百, 一百	ra ²	ja ²²	ia ²²
得到	ra ¹	ja ⁵³	ia ⁵³
茎	a ¹ ro ³	a jo ⁵⁵	a io ⁵⁵
敌人	ran ² thu ²	ja ²² tu ²²	ia ²² tu ²²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认为, 作为介音的 [i]、[u] 和单独作为声母的 [j-]、[w-] 是有区别的, 从藏缅语族语言的历史音变过程来看, 单独作为声母的 [j-]、[w-] 要远远早于作为介音的 [i]、[u], 前者应该早在原始汉藏语的时期就已经陆续产生, 而后者则在历史音变的过程中才陆续发展起来。

介音的再一个来源是单元音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分化, 特别是 [i]、[u] 等高元音的分化。根据我们对藏缅语族语言历史音变的观察, 以 [i]、[u] 等高元音为主要元音的韵母, 不管其是否带韵尾, 在历史音变的过程中, 都有可能分化为带 [i]、[u] 等介音的复元音, 尤其是带辅音韵尾的 [i]、[u] 韵母, 在韵母脱落过程中常常会使主要元音分化为带 [i]、[u] 介音的后响复元音。这一方面的例证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几乎是俯拾皆是, 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至于 [y]、[w] 两个介音, 也明显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关于这两个介音的来历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 [y] 介音在汉藏语系语言里出现的频率很低, 以至于目前许多汉藏语系语言仍然没有产生 [y] 介音。在藏缅语族语言里, 目前还不到一半的语言有 [y] 介音, 甚至连 [y] 作为一个独立音位做主要元音的也不是很多。

① 例证引自《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著:《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第二, [y] 介音在一部分藏缅语族语言里仅仅出现在舌面的辅音的后面, 它往往与 [u] 呈互补状态, 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独立的音位, 可以看做是 [u] 的一个变体, 一直等到它扩散到舌尖辅音 [n]、[l] 等后面以后, 才逐步与 [u] 出现对立现象, 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位, 如汉语普通话里的“鲁”和“吕”、“弩”和“女”的不同, 同时出现 [y] 和 [u] 作介音的对立现象, 如汉语普通话里的“冤”和“弯”等两个不同的韵母。根据汉藏语系语言的分析, 撮口呼的 [y] 介音从来源看, 仍然是合口呼 [u]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分化的结果。

第三, [ɯ] 介音在汉藏语系语言里虽然出现的频率很低, 但有它自己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它往往也是复辅音后置辅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在一定的语音环境中产生的。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佤佬语中复辅音后置辅音 [-ɣ-] (实际为 [ɯ] 介音^①) 与亲属语言对应的情况就不难发现它与泰语、壮语中的复辅音后置辅音 [-l-] 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四、相关的几个问题

上面我们简要分析了汉藏语系语言里 [-i-]、[-u-]、[-y-]、[-ɯ-] 等 4 个介音的来源。具体语言事实表明, 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介音都是后起的, 是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在长期的历史音变过程中陆续发展起来的, 由于不同的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有快有慢, 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演变方式, 因此呈现出汉藏语系语言目前在介音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下面就原始汉藏语系语言中与介音相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个人的一些看法, 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

第一, 介音是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结构类型中的一个重要音素, 也是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的一个重要特点, 为什么在音节的这个位置只能出现 [-i-]、[-u-]、[-y-]、[-ɯ-] (其中前两个是主要的, 是汉藏语系大多数语言都有的) 这些高元音, 而不能出现别的元音; 为什么这些语音的产生往往在历史上与某些语音要素的消失有关; 为什么这些语言介音的出现会影响汉藏语系语言大量塞擦音的产生 (至少 1 套, 汉语普通话里有 3 套, 最多有 5 套)。这些问题都不是偶然的, 虽然看起来这些是语言类型学方面的问题, 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有其内在的历史联系的, 不可能割断它们与历史语言学的联系, 因为语言类型的历史演变也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性。根据目前研究, 我们初步发现, 介音是原始汉藏语中音节结构类型中某个语音要素在长期历史音变的过程中消失以后才逐步产生的。但为什么要发展出介音来, 则与汉藏语系语言的原始音节结构的复辅音类型有密切的关系, 特别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有密切关系。我们只有正确解释了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结构中介音的性质和来源以后, 才有可能正确解释现存汉藏语系语言各种不同音节结构类型的共性和复杂性, 也才能解释汉藏语系语言语音演变的历史过程, 从而正确识别汉藏语系语言内部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

第二, 汉藏语系语言的介音与汉语音韵史的等呼密切相关, 如果说原始汉藏语没有介音, 这似乎也意味着, 汉语里的等呼问题也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虽然我们目前很难描绘出从原始汉藏语到原始汉语那段时间里汉语的语音面貌究竟是什么样子, 汉语中的复辅音结构是

^① 王均、郑国乔:《佤佬语简志》, 第 7-8 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0。